

最美王昭君

文/陈祥泰



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的王昭君,安息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南9公里的大黑河南岸。昭君墓依山傍水,芳草青青,古木参天,花卉争艳,是景色秀丽、历史厚重的游览胜地。内蒙古的秋季,凉爽宜人,使我们这些江南游子更添几分兴致。

昭君墓高达33米,远望高耸入云。上墓台有土阶可登。墓前、墓顶各建有亭,墓前平台正中有董必武题诗的大诗碑,碑刻:“昭君自有千秋在,胡汉和亲见识高。词客各搥胸臆懣,舞文弄墨总徒劳。”高度评价了王昭君的历史功绩,同时给那些古往今来对和亲有非议、舞文弄墨言语偏激者以讥讽。

大诗碑前耸立着王昭君和呼韩邪单于马上并辔而行的巨尊铜像。王昭君,名嫱,字昭君,西汉南郡秭归(今湖北秭归)人。汉元帝时被选入宫为“待诏”,但以画像取人的元帝从未召见过她。

西汉时,北方匈奴族势力强盛,经常侵扰中原,杀掠惨重,汉、匈战争频繁。公元前52年,匈奴的一部归附西

汉,南徙于长城一带。其首领呼韩邪单于三次到长安朝见汉朝皇帝。在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第三次朝见时,向汉元帝提出了“和亲”的请求。为了北地的安宁,元帝答应了。

“和亲”需皇室之年轻的未婚女。派谁去呢?汉元帝颇费思量。因皇室之女谁也不情愿远嫁到塞外胡地,北方不仅寒冷艰苦,生活习惯有别,且匈奴人颇为凶悍。元帝正在左右为难时,王昭君得知这一消息,自愿请求去和亲。

在为呼韩邪单于饯别的宴会上,汉元帝第一次见到雍容动人、美丽异常的王昭君。为给宴会助兴,王昭君用琵琶弹奏了一首自创的《出塞曲》,那曲调始初哀怨,继而明快,更以欢悦之声终曲,动听的旋律令满座惊叹不已。饯别罢,汉元帝眼睁睁看着呼韩邪单于扶着怀抱琵琶的美人出了宫,上了马车,前呼后拥往北而去,心中好不后悔。

来到匈奴族人居住的地方,呼韩邪单于封王昭君为宁胡阏氏(意为王后),婚后生了一男孩。几年后,呼韩邪去世。新立的株累单于执意娶她,

王昭君随胡俗改嫁株累单于,生了两个女儿。王昭君在匈奴期间为维护汉族和匈奴的友好关系做了很多艰苦的努力。史载:昭君远嫁匈奴后,汉、匈从此和睦相处,关系密切,四十多年间没有发生战争,促进了匈奴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边塞贸易繁荣,各族人民安居乐业。

如今的内蒙古,不仅有此处埋葬着王昭君遗骨且规模巨大的昭君墓,在其他地方还有昭君墓二十七处。据说,那些都是蒙古族人民为纪念王昭君所建的象征性的墓家。

若问:西施、王昭君、貂蝉、杨贵妃这四人谁最美?在我心中,不消说,最美者,昭君也!



秋野随想

文/魏燕

秋日傍晚,丝丝寒意袭来,四季轮回如此之快,衣衫不经意间就单了。

前往单位值勤,走过一片未建设的空地,满耳秋虫呢喃,满视野草疯长,泥土的芬芳扑鼻而来,一些不知名的花在风中颌首微笑。日头眼看落西,心,静凉。

往前是大片玉米田。秸秆虽有些枯黄却仍不失夏日的葳蕤高大,如王统照的《青纱帐》所写:“身个儿高,叶子长大,不到晒日的日子,早已在其中可以藏住人……”走着、走着、想着,冷不丁被一阵“簌簌”响声所惊,寻声看去,原是“青纱帐”深处一座茅舍前,一位年逾古稀却身体硬朗的老婆婆正在刨蒜头、剥蒜头。一个经年累月的老竹篾簸箕,一张矮凳,一条忠实的花狗。如此温暖安闲的画面!蒜头有些瘦小,顶端泛着些紫红色的晕。

“今年蒜起晚了。我家蒜是本蒜,香!种下去前要一瓣瓣扒开。”老婆婆说。看着老人在风中飘动的银发,长满“老人斑”的脸,枯瘦的手,以及因扒地种菜而深深陷入指甲缝再是洗不净的泥垢,我忽然深切地体会到农人的艰辛,眼前浮现出油画《麦田里的守望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国度,不管地薄地厚,农人们守望丰收的殷殷期盼却是一致的。

想起日本女作家清少纳言的《枕草子》中《四时的情趣》一段,“……秋天是傍晚最好。夕阳辉煌地照着,到了很接近山边的时候,乌鸦都要归巢去了,三四只一切,两三只一切急急匆匆地飞去,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多么微不足道的世界,却又是一个多么有心的世界,一份有心使那份微不足道闪烁着惊艳的光华,折射出寂寞中的美丽和快乐。

秋的寒意将我从那个静默的书的世界中惊醒,回身再看,夕阳早已映红天边的云朵,一湾小河在不远处的林间流淌,苍凉壮美。真的,花开花谢,冬去春来,树在、山在,你安在,我安在,还要怎样更好的世界?

初识天堂寨

文/海天

见过张家界“十里画廊”的绿意葱茏,走过浙西大峡谷的绵延跌宕,还领略过新昌“千丈幽谷”给人带来的沉迷,但白马大峡谷,一个藏在大别山深处的景致,仍然让我感觉心醉。

山还是那个山,只是多了些起伏连绵,还因为大别山的关系,壮阔得让人不忍逼视;但水却来得出奇,无论是细流如针,还是奔腾如注,无一不清澈澄明,通透得不染一丝尘嚣。或浅,浅得美女们坐在潭边戏水洗脚,一任脚与心一同放松;或深,深得无法窥探一汪碧绿或澄蓝下的秘密,以至于地陪无法忍受游客哪怕走近它一步。

只是,水真的太可爱了,撩得孩子们把瓶里的矿泉水悉数换上了甘冽的山泉。都说女孩子是水做的,于是水边的女孩和美女身边的山泉,

一起融成了大别山深处最美的风景。

山村的灯火次第亮起来的时候,我们回到了下榻的度假山庄。终于可以仔细打量一下端上来的晚餐了:绿色的蔬菜,个个都长得水灵灵的,量也足。只是劳顿了一天,没点荤腥打点一下,肚子里总有些空,连同行的美女们竟然也嚷着要吃肉了,于是上来了两大盆的土鸡汤。那个土鸡汤的美妙滋味文字无法描述。

夜浓浓地。山村说静就静了,静得一嗓子下去能叫醒村里所有人。我们就在这样的夜色里沉沉睡去。

被公鸡叫醒的时候,发现昨夜下过一场大雨。打开窗,晨曦初现,除了地上的水渍告诉了我昨夜的故事外,对雨我一无所知。

终于要上山了。天堂寨,一道瀑、二道瀑、

三道瀑,在我们眼前次第展现,不记得它们的名字了,但还是用心记下了它们的景色,我没有用镜头记录,也没法用镜头记录,瀑布边人头攒动,只能用心去赏景。

再往上就是观景峰,虽然地陪导游再三劝说我们自己登山看风景,但一千七百多米的海拔还是让绝大多数人望而却步,我们选择了缆车登上观景峰。峰上又是另外一种景象:远处山峦起伏,近处山间的浓雾一团团、一簇簇、一片片的连续抑或间断地漫上来,人站在高处,恍若登临仙境;绝壁千仞,让人心悸,也让人心动。最绝的是观景峰上居然是峰连着峰,人沿着山脊行进,不是只停留一时,只观瞻一景,只要你愿意,真有一种“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感觉。

秋夜虫鸣声

文/曹树高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我刚静下心来,翻开冯梦龙的《醒世恒言》,忽听窗外虫鸣声,“唧——唧唧——”。放下书,我跑到窗外寻觅那鸣叫的秋虫。

这虫声自墙角草丛传来,时断时续,时高时低,时紧时慢,略带点古诗词里平仄的音律,错杂交替地在这秋夜里弹唱着。记得韩愈曾说过:“以鸟鸣春,以雷鸣夏,以虫鸣秋,以风鸣冬。”古人以自然的现象提醒时序,虫鸣是旷野最生动的音符,在这秋夜里虫儿鸣报,秋已将至,秋风萧飒。此刻,听着虫鸣,我感觉内心温暖得好像有一支故乡的民谣在歌唱。

《诗经》中说,“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蟋蟀别名促织,虫族中名声大的要数蟋蟀、蝈蝈、油葫芦和金铃子。蝈蝈,我不大喜欢,它的叫声有点刺耳。金铃子,属直翅目蟋蟀科的小鸣虫,虽然体形比蟋蟀小,但鸣叫的声音清脆,犹如金属铃子的响声,故被饲养

者称为“金铃子”,是诸多鸣虫中的佼佼者。油葫芦比蟋蟀略小一点,它叫声清脆,但不像蟋蟀好斗。只有蟋蟀

既叫又好斗,自古以来有许多人以斗蟋蟀为赌业,一只上等的蟋蟀价格可观。斗蟋蟀,在封建社会要数明、清为最盛。

去年秋天,我的一位同事在单位后面的黄豆地里捉到一只蟋蟀,说是一只上好的蟋蟀。他找来一只盒子养着,不巧的是没几天,那只蟋蟀死了,同事好一阵难过。人为虫死而难过,古来就有。今晚,我也在寻觅着那鸣叫的虫儿,可虫在哪儿呢?虫儿的感觉是敏锐的,我弯腰细细察看时,它无声无息,当我离去不远,它又开始歌唱。不过听得出,今晚的虫儿有些疲倦,那断断续续的叫声带有一层浓浓的睡意,给秋天的夜晚,又添加上了一层静谧和可爱。

